



# 乐史琐屑

张 彤

大约在十年前,我在饭局上遇到一位合唱指挥,他说他的老师是一位奇人,年轻时曾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书,那时就跟犹太小提琴家卫登堡学琴。卫登堡是世界级的小提琴家,早年有许多中国小提琴家曾受教于他。我当时正在写这篇文章,一听说这内容,非常感兴趣,就跟这位指挥使劲聊。聊到后来他都没词了,因为他除了跟老师学指挥,对老师的故事也知之甚少,他说:“既然您这么有兴趣,咱们不如哪天一起去拜访老先生。”

我一听可太高兴了,我那时候还年轻,一高兴酒喝起来就没个头儿,一使劲就把这哥们灌趴下了。所谓“伤敌一千,自损八百”,第二天醒来也一个劲地犯迷糊,最关键的问题是我跟这位指挥虽然聊得热乎,却忘记他姓甚名谁,打开手机通讯录,看着好几百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发愣。问了好几个前天一起喝酒的人,都说不知道。还有一位问我:“你昨天也去吃饭了?”搞得我很恍惚。我那时候时常参加音乐界的聚会,搞音乐的人非常感性,一喝就不少,喝多了又唱歌又弹琴,非常愉快,但想要说点事就很难。在那个气氛里,基本上所有的话都被分成一小节一小节的。

我一直想着这件事,也渐渐了解到这位老先生的一点故事。老先生姓徐,退休时是青岛大学外语学院的教授,儿子是著名的旅美钢琴家。其实早几年,钢琴家徐先生回乡演出时,也有朋友招呼我去见过,当时是在浙江路上的老教育学院,刚改成酒店,徐先生正被几位老朋友簇拥着。我后来也在其他媒体上读到过这位徐老先生的事迹,报道说,他曾

是中纺青岛分公司的调查员,并曾担任中纺嫩江路幼稚园第一任园长。徐先生一直住在嫩江路上的中纺大院里,我现在每天上班时都会看到那些老房子,起初觉得遗憾,没有按预想的计划去拜访,去了解更多往日的风云。

许多小提琴家都在文章里写到过卫登堡,他是匈牙利小提琴大师约瑟夫·约阿希姆的关门弟子,1901年以小提琴和钢琴两科毕业于柏林皇家音乐学院,获得过门德尔松小提琴比赛首奖,曾做过柏林交响乐团首席和皇家音乐学院教授,二战时来到上海,在这里度过了余生。这位世界级音乐家在遥远东方的经历一直让我觉得神秘,更加神秘的是,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原来近在咫尺。

多年前,我去采访小提琴家李珏时,也曾听她讲起过卫登堡的故事。她说,那时候大家只知道他拉琴好,不知道他究竟多么有名,后来在音乐辞典上看到他的名字,才知他来上海之前已经是有名的小提琴家。李珏曾是中央乐团的小提琴首席,她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指挥家李德伦的夫人。李珏过世后,她的好友、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在唁函中提到:她与李珏老师曾有过一次近一小时的通话,回忆卫登堡教授。当时卫登堡教学都是在不同的同学家里,司徒家便是一个教学点,为此李珏每周都会到司徒家上课。

在这封唁函中,我还了解到另外一个信息,就是李珏在当年曾被遴选为歌剧《孟姜女》的主角,这是俄国犹太音乐家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的作品,以西洋歌剧的形式融入了京剧音乐的元素而写成的。李珏当时是京剧界名票友,被选为主角也不意外,只是后来可

能又有波折,我们看到流传下来的节目单中,主演另有其人。

这里提到的阿甫夏洛穆夫是一位重要的作曲家,他写了《北平胡同》等中国题材的音乐作品,电影《风云儿女》上映时,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配器的便是他。阿甫夏洛穆夫生于中俄边境附近的庙街,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很近,他的父亲开了一个鱼行,雇用了很多中国工人,他自幼就在国民谣及京剧的旋律声中长大。1910年,他去了瑞士,先是学医,但他无法放弃对音乐的志向,便违背父愿进入苏黎世音乐学院学习作曲。1916年,他经哈尔滨来到北京。他对中国的兴趣越发强烈,利用收购皮毛的机会来到山东、河北、内蒙古等地的村落,每到一处从不忘收集民间音乐。

这位音乐家的传奇经历引发了我的兴趣。我在网上找到一本他的传记,就托在美国留学的朋友购买了一册。这本书里提到,阿甫夏洛穆夫也曾在青岛工作,他在那里工作的地点为abattoir——屠宰场。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的儿子叫雅各·阿甫夏洛穆夫,这本传记便是根据父亲留下的一些文字写成的。

根据他的记叙,他的父亲1917年第二次来到中国,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青岛。他猜测,父亲应该是在青岛有亲戚。阿隆在幼年时,家里有一位能干的中国仆人叫董发(Tung Fa),董发身高一米九(六英尺三英寸),来自芝罘,善于唱中国戏曲和民歌,阿隆对于中国音乐的喜爱最初就源自这位山东大汉。阿隆来到青岛是否与家里的这位仆人有关,现在想起来,只是觉得遗憾。

乐史边缘有许多破碎的线索,虽然引人入胜,却很难将其编织在一起,因为这些细小的线索之间往往互相缺少关联。需要沉下心来寻找证据,我对这些边边角角的史料有一些兴趣,在做记者的时候也有许多便利,本来是有机会将这些碎料拼贴在一起,累微以著,逐渐还原出一个时代的音乐生活。可惜的是,许多很好的机会就那么糊里糊涂地错过了,现在想起来,只是觉得遗憾。



## 时代风起

山 角

《大海风》是赵德发的新作,也是与青岛这座城市密切勾连的佳作。其将创写的目光回溯到百年前的现场,于海边一个小城镇日常生活的摇曳中,形象而又真实地复原着彼时中国格局的变化与走向,将中国的近现代史用身边事、熟悉人,放到了我们眼前。涛声依然如旧,大海风摇动的历史桨声深沉回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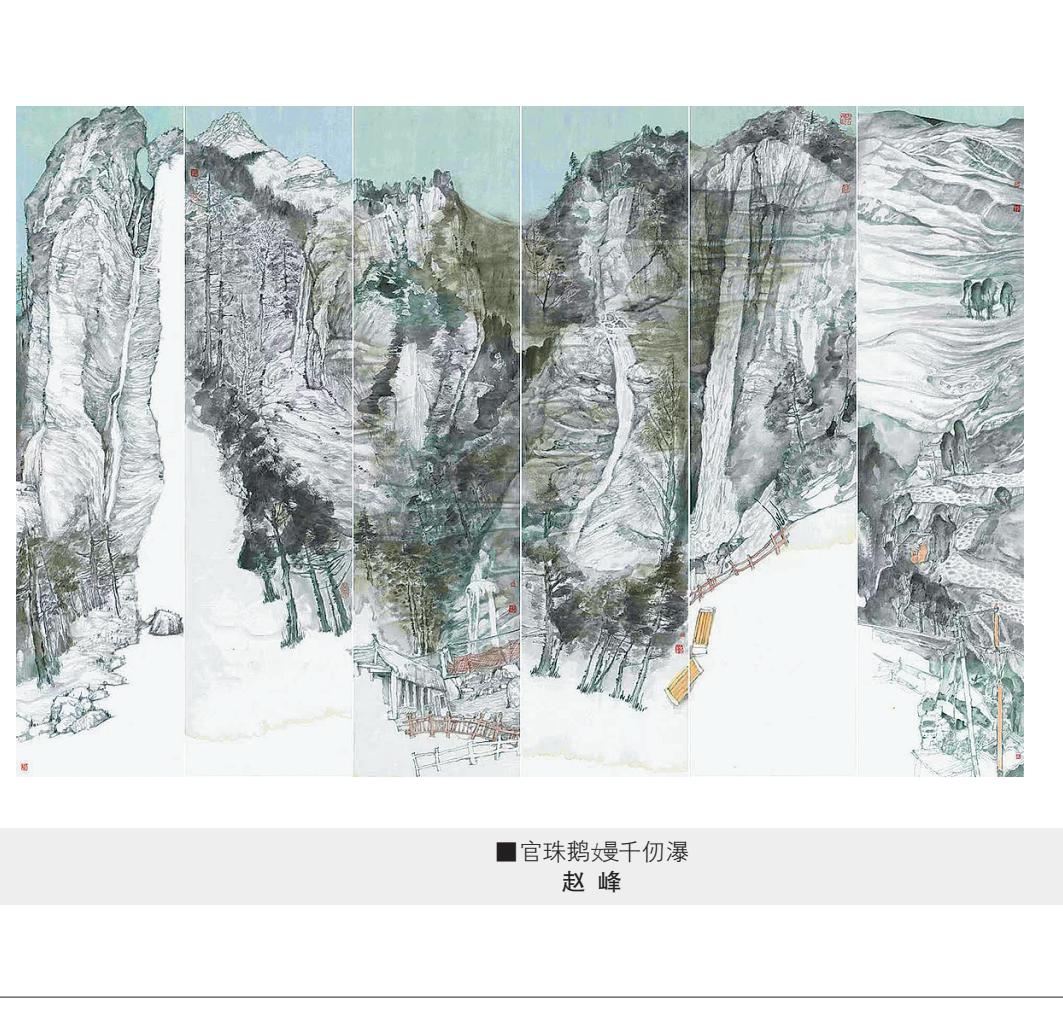
《大海风》的故事从一艘渔船的失事开始。在外求学的主人公邢昭衍,乘自家帆船发生事故。帆船沉没,邢昭衍同一名船员逃生。邢昭衍九死一生、潦倒不堪的身形似一把隐形但尖锐的小刀划开了现实一角,揭开了浓缩在那个叫马蹄所的小小村庄的历史。百年前的民间生活复写在那里,没有颠沛流离、艰难困顿,反而保持了一份安静与沉着的生活常态。这份安静与沉着来源于民间的力量——浩然无畏。《大海风》是为数不多刻写大海的作品,它所书写的独属于海洋的力量、海洋的精神。与土地的生机相比,海洋多了一份浩然,浩然是一种气魄,是无所畏惧的倔强。这份浩然无畏镌刻在那些水手身上。他们是来自民间的精神磐石,那些以望天响、纪老大为代表的水手们面对风浪,以坚定的意志和不屈的身姿勾画出时代纠葛的缓冲地带,让身陷于冲突之中的当事人有所依、有所靠,能够在变迁临头之时,仍有一份安稳。经海洋历练的民间,是现实中保有归属感的寄托,民间无形,却有气场,风雨来临,能有所依靠,这是民间真正的力量。

主人公邢昭衍生活在海边的一个小村,他的祖辈也生活在这里。家族的走勢映射出时代的动向。邢昭衍用人生的过程,勾画出契合时代规律的线条。那是新旧交织的时代,也是内外矛盾冲突的时代。能够在波诡云谲之中,提炼出合拍节奏是不凡的。这份节奏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再到革命救国。最初的教育救国被现实轻易打破,在无奈放弃了投身教育的念想之后,邢昭衍接过了父亲的船桨,开启了海运实业。或许此时的邢昭衍只有生存的概念,而当实业逐渐升级为事业,实业救国的理念逐渐清晰,在收购了张謇的航船之后,实业救国的理念完全树立。时代浪涌到了这个时节,凡有爱国之心者都会升腾出救国之意,践行救国之举,邢昭衍所代表的家族即是其中之一。当然,时代的步伐是不断变化的,就在邢昭衍还在深信实业救国时,他的儿子邢为海却拿起了武器。而当邢昭衍被儿子启蒙,被现实激活,最终拿起武器时,邢为海便走向前台,那里将有另一方天地迎接。一个个家族用前后相继的传承,跟上了大时代的节奏。

无数个小人物和小家族共同组成小乡村,大民间与大时代一并谱写大历史。《大海风》的书写有海洋的气概,有时代的动荡,当站在大历史的山头,就会看到,一堆看似凌乱不堪的脚印隐约勾勒的向前趋向。地理是历史的棋盘,按照“人物+时代”的规律运行。《大海风》的人物是多元的,每个人都可

以划出一张自己的路线图,当越来越多的路线图交织在一起,就会发现似乎可以组成几条小路,其间的一条小路随时的划痕,经越来越多的人汇聚,就成了一条大路,成为时代的通衢。当然,《大海风》里的人物众多,有男人,有女人。尤其是三位不同的女性需要注意,她们并非历史的背影,而是气质的写照。一位是邢昭衍的老婆梭子,是传统的中国女人,走一条守家的路;一位是他小姨子骗子,是可以另类相称的女人,走一条不规则的闯荡路;还有一位是他的下属兼情人翟蕙,是时代的新颖女人,走一条创业的路。从这三位女性的命运,可以隐约感到,无论是谁,无论在哪,无论所处的时代多么残酷,在字里行间,总是写满了对女性的体贴与怜悯,这是波诡云谲时代中,女性的特权,传达出历史对女性的尊重与善待。

赵德发的《大海风》是近年来难得的一部新写实主义的历史题材小说,用一个并不太长的地理跨越,书写了那个时代社会的种种姿态。生动展现了一个全景式、多层次的生活图像,并由此反映出宏大历史的既有足迹和发展趋势。让我们体会到人在历史运转过程中的角色和势能,看到历史与现实的轨迹。



■官珠鹅漫千仞瀑  
赵 峰

## 把燃烧的思想抛向荒野

隋玄

把燃烧的思想抛向荒野  
映红天与地,夕阳  
像一个成熟的果子  
落向山的那一边

恋雨恋雪恋白云  
余晖不舍红透的晚霞  
睡莲阖起笑颜  
归巢的白鹭  
从远处红树林飞起  
汇成一群群,掠过波光  
飞进湖心岛的深处

褪去一天的喧嚣  
月亮的清辉  
梳理着山川  
盥洗着大地  
净化着灵魂  
天地循环,静谧中  
新的梦境五彩斑斓  
伴着刺痛黑夜的朝阳  
孕育出新的情与爱  
光芒互射  
温馨着曾经的你我



# 永远铭记

夏方成

1945年,我刚8岁。记得8月15日那天清晨,我被一阵阵多年未曾听到过的鞭炮声惊醒了,母亲也在我的耳边大声叫我:“快起来,快起来,小鬼子投降了!”我一个滚儿爬了起来,两只手揉了揉惺忪的双眼,急忙穿起衣服便跑出了家门。大街上全都是人,“小鬼子投降了!小鬼子投降了!”喊声震天,欢笑声、哭泣声此起彼伏,人们欢笑中含着泪水,泪水中露着笑容,又是握手,又是祝福,8年来的阴霾一扫而光。我们这帮儿童,有的爬到树上,有的登上了屋脊,伸长了脖颈,一起向东南方向望去。我竭尽了全身的力气,爬上了海边的一棵大柳树,站稳了脚跟,睁大了眼睛向东南方眺望,只见一股浓烟直冲云霄,“小鬼子的炮楼被烧了!”我欢快地大声叫了起来。

在我们村的东南面,是掖县(今称莱州)有名的大村平里店,全村估计有一千五百户,它是烟台(潍坊)公路上的要塞之一。村里设有大集,街道两旁商铺林立,平时人来人往,十分繁华。日寇占领掖县后,便四处抓人在这里修炮楼。在八路军的组织下,年轻的村民便和日本兵捉迷藏,每天出土的人寥寥无几,白天修了几米的墙,晚上武士团便乘机进行破坏。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周旋,碉堡才修成。自此,日寇便以此为据点,不断向周围近二百个村

庄轮番扫荡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为驱逐日寇,打击其嚣张气焰,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各个村都先后组织起了民兵队,各区都成立了武工队,村与村之间,还挖有两米多深的沟壕,便于往来隐蔽。我们村当时属于掖县第四区,区中队据说有一百多人,他们昼夜夜出,神出鬼没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。当然,由于我们的武器落后,有时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。1943年秋季的一天,区中队三名年轻的队员在返程路上,突然碰到了扫荡归来的日本兵。三人躲在沟里的内壁上藏身,狭路相逢,先下手为强,三人把仅有的几颗手榴弹扔在敌人的脚下,当场炸死十来个日本兵,他们三个也倒在了血泊中。三天后,区里在吕后村的打麦场上举行了一次万人追悼大会。会场正中央,三口黑色棺木一字排开,民众自制的花圈摆满了场内外,自制的白纸花挂在每个人的胸前,人们排着队,依次向烈士庄重地行礼,在三位烈士家人声泪俱下的控诉中,全场一片哭声。随之,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声冲向云天。当时,我刚上一年级,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,既感动又愤恨,心想什么时候把日寇赶出中国去,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邻居们常说:“只要能赶走小鬼子,即使天天吃糠菜,也心甘情愿。”

有一次,日本兵突然进村,离学校住得近的学生都疏散回家了,而我们四位男女同学整理完教室要离开时,敌人已经进了校园。我们急中生智,努力把墙上的黑板摘下来,靠在讲台的墙根上,钻了进去,屏住呼吸,只听到几个日本兵在教室里边砸边骂,刺刀把刚糊好的窗棂纸全捅碎了。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,老师来察看教室,发现黑板在动,掀开一看,原来黑板后有四个同学,急忙说日本兵已经走了,回家吧。第二天老师在班上首先表扬了我们。我们也为自己机智地瞒过了日本兵感到骄傲。